



樂府雜錄曰有擊以代柝擊節也因其聲以節舞拍板益出於擊節也事物紀原  
○今名此書取例於圓悟擊節錄

文之乃至可貴 韓詩

外傳序 還序文七

# 永平語錄擊節序

初總論其文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窮惟

次別嘆其書

載道者可貴也我祖一人真丹決法

理宗時

臘於宋帝再上太白印心宗於淨

老爾來洞上玄風大振扶桑興聖永

平二會鼓唱義尹攜去請證於瑞巖

遠遠題之序引以遠與師為法之昆



大方家 華

疇咨 書經

梵僧 見證道歌序

仲更遣求公驗於大方家退畊虛堂  
 尋發疇咨與垂證明盡美又盡善也  
三配其例證  
 永嘉管年著講證道梵僧贊之此書  
 流播五天稱震旦所說經發明心要  
 者多因茲稱茲今書又將曰扶桑證  
 道經也有客迺難諸彥中何獨配覺  
 公耶曰其以匪一日從台人禪一也

首稱 指茅三上堂

曰書頭首稱二也曰語句冥符三也  
 是故我祖有時自受用三昧山僧空  
 手還鄉所以一毫無佛法所謂法身  
 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也有  
 時示衆生日用高高山頂上雲自卷自  
 舒滔滔澗下水隨曲隨直所謂五蘊  
 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也有

左契 老子經

觀縷 柳宗元書

注 次序

軒輊 詩小雅

德福 傳燈十七雲

居唐傳 洞山有時

指師曰吾聞思大和

尚生 務國作王是

虛實 曰若是思大

佛亦不作况乎國王

洞山然之

略記 宋史日本志四

百九十一外國傳曰用明天王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善提寺

講勝曼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桓武天皇

遣騰元葛野白雲

海大師及延歷寺僧

澄入唐詣天台山傳

智者牛觀義當元

和元年

崎史 指宋史等

崎 殘田也音雞又

音奇 韻會

時門庭施設蒲團倚坐無他事與所

謂行亦禪坐亦禪等如執左契不違

觀縷余所亞匹不荷爾焉非二師之

德有軒輊也容乃鎮之矣此知載道

之貴全在阿堵中從而魯變正好馮

據因攻上宮太子為扶桑佛日之朝

嗽雲居纔稱宋史略記其實不過窺

一斑弘法傳教皆顯密於本邦僅

見脫脫崎史及志磐統紀矧其餘潛

光乎於戲我祖為德何其偉哉併闕

護法建斯及繼燈錄詳載其行實輝

古騰今四百餘禩兒孫遍界燈燈無

盡日月爭其光星辰讓其燦矣然釋

書日元之化播北地不及中土為遺

六因緣秘書

南山 唐李元瓘雍

州同戶大平公主與僧

爭碾磑元瓘判還

僧長史竇懷貞大

懼令改判元瓘大

書判後曰南山可移

此判無搖動

蘭溪 永平紀年錄

管窺 晉王獻之

事見書言五

意矣賴有南山之判在蜀蘭谿寄書  
於師曰聞近遷深山窮谷以此道開  
示後昆不欲與朱門豪戶為友可見  
存上古風規使人攀企不已設有管  
中窺豹論長言短者何足與較久久  
日消伏望不倦槌拂庶瞿曇之風不  
墜曹洞之派永流然則鍊公遺意乃

巢吳 荆泉將巢

于吳鳩過之指鳩

曰荆人思予之聲

鳩曰不加宛頸哉

羽翼終日勿復鳴也

曹子建思鳥偏

託社 劉向說苑夫

杜東木而陰之鼠

因往託焉煙之怨

燒其木灌之則怨

其塗夫固亦有社

鼠人主左右是也

韓詩外傳 稷蜂

不攻社鼠不熏

所隆公為適意也若使我祖於八達  
衢頭開藍與閑漢共開眼尿牀大僊  
密付豈得詭厥孫謀哉蓋務其本而  
培其根處其實不居其華師之謂也  
余忝聯系于祖譜擊節於新豐調高  
難和徒愧巢吳之梟跡幸可擬如同  
託社之鼠

七明著擊節

元祿龍集庚午仲春穀旦

讚陽龜山德巖沙門養存題



凡例

一諸解紛紜不憚訂正之以依法不依人謀道不謀身也

一錄中多要參玄若屬口訣非詮註所可及然舊解或失于鑿或流于妄故今不獲已謾弄節奏以擬密啟這個超越萬法印證鳥飛如鳥等所以其不獲已義見各章一此中舊解者相兼見聞非必指註記非濫

而已腦肢蓋眼徒頓姿羅乳中酪等

一舊鈔所詳此不再出有所讓也和羅飯及

燒紙錢等

一以舊所出又有重引或所考也非為贅矣

所引之書果謬雖古書斥之省蠹行香徐

氏筆精林間辨祖偈俗通明四瀆等

惟暴 言行相顧

貌 韻會

獬 好登切

五祖演

佛眼清遠

大隨南堂

石頭回

會見二十

石頭自問世為石工

棄家投大隨手不

釋鉗鑿因鑿石

石猶堅盡力一鉗

瞥見大光忽如省

微

非超宗異日慥暴生獬峭壁乖哇孤危嶮絕何  
足以起禰僧瞑眩之疾拔邪見枝蔓之根在古

不乏居今為誰

超宗浮山圓鑑示眾云汾陽有獅子  
句其獅子三種一超宗異自二齊眉

共躡云云若超宗異自見過於師方為種州又見會

元續畧一王山體傳慥暴西蜀釣魚山回禪師早為

石上而有契證故叢林目之為回石頭馮公當可叙

回語錄曰五祖晚得南堂慥暴生獬凌跨勤遠天迺

地窄投老大隨回道者以運鉗攻石之手仰擊堅高

出力既麤一鉗便透歸坐釣魚山下乖崖峭壁十倍

其師云云出雲卧紀談乖崖宋史二百九十三列傳

張詠剛方自任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俗崖不利物

瞑眩書說命若藥  
弗瞑眩厥病弗瘳

諸生民克岐克嶺  
注少兒有知微也

日本號始唐咸亨  
元年見統紀  
四十四

太白老人淨禪師奮然一出獨振此風諸方憚

之學者畏之太白一統志寧波府太白及天童寺晉時僧義興結屋山間有一童子日給薪

水後辭去曰吾太白辰也言訖不見寺以此得名又

見佛祖統紀三十七淨師會元續略一雪竇鑑法嗣

明州天童如淨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

參足菴於雪竇看柏樹子話有省語句等詳見干本

錄憚之北齊書列傳日堯雄弟彥

舉出為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矣

日本元公禪師

截海南來直入其室向心塵脫略處喪盡生涯

歸坐故山盡情訐露日本一統志外夷篇日本國古倭奴國其地東西南北各

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太山國王以王為姓  
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

統郡附庸國凡百餘宋史四百九外國篇曰日本

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截海會元十六法昌遇上堂

截海揚塵橫山皴土雨來新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倭

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

又唐類函百十六日倭自後漢通師行錄貞應二

年春三月師歲二隨商舶入宋著明州界時寧宗嘉

定十六年也心塵脫略師在天童時淨和尚五更入

堂呵僧坐睡日參禪須身心脫落急麼打睡為什麼

師聞直下大悟詳紀年錄等王昌齡詩儒有輕王

侯脫略當世務歸坐師留宋四年歸朝後堀河帝安

貞元年訐露楞嚴九其徒義尹採摭狐涎欲為

訐露人事不避譏嫌

序引則為之曰汝師橫說豎說未曾動著舌頭

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景定甲子十一月

景定宋理宗年号  
當日本高宗帝文宗年



且無外義遠書

序引詩人王肩守法度日詩載始末日引驢鞍會元十二大愚芝上堂莫錯認云云○本州獸類山羊大如牛角堪為鞍橋△此知瑣細錄所言驢骨似鞍者其義支離而鑿今考驢之鞍橋多由山羊角求父屍於陣後者痛哭恍惚之中偶得驢鞍誤為爺領又不多咎矣

元禪師初住本京宇治縣興聖禪寺語錄

侍者

詮慧

編

元禪師建斯錄曰永平道元禪師村上帝九世孫亞相通親之季子通光之弟通忠之伯父師之母者基房公之女處于胎十有二月以正治庚申正月初二日誕產生之夜祥輝照于室奇馨薰于殿相士構而駭歎曰此兒骨相秀異七處平滿眼有重瞳必為入天師乎十有三歲謁舅氏良觀法師於獻嶽即告妣命願嗣釋氏十有四歲而禮公胤僧正祝髮十有八歲而見西公于河東二十有四貞應二年春二月隨商舶入宋再抵天童長翁一見器重之悟由服勤四載且有所得寶慶二年冬十一月發舶安嶺元并正月十八日著肥之後州河尻也△行業紀為通忠之子紀年錄為通親之孫共失於替建斯所紀得其

貞應二年未年二月  
入宋皎朝接復元年  
丁亥正月此間五年

實錄詳見僧譜韻類本京前代遷都數矣如攝州難波江州保良古都存祖武帝延曆十二年遷都干山城乙訓郡今對舊日本京宇治城州宇治郡昔菟道皇子隱茲故曰菟道又曰宇治然郡之西北且帝里故曰本京宇治古郡縣互稱故曰宇治縣興聖寺前古帝子昭宣公創極樂寺於宇治歷數百歲寺荒廢四條天皇天福癸巳春弘誓院正覺禪尼等就古寺基營禪苑諸師為第一祖朝家有旨賜額興聖寶林侍者見百丈清規三詮慧得法之後任洛之永興寺寺今亡矣

師於嘉禎二年丙申十月十五日就當山開堂

拈香祝 聖罷

嘉禎四條院曆號開堂迺譯經院之式宗門演法之初亦謂之開堂謂演佛祖正法上祝天策下福生靈第第八拈香表所得之法必有所自外衛必藉王臣俾福慧雙資圖報此且

嘉禎 啟朝十年後 師歲三十七

豈爾然乎同上

上堂山僧歷叢林不多只是等閑見天童先師當下認得眼橫鼻直不被人瞞便乃空手還鄉所以一毫無佛法任運且延時朝朝日東出夜夜月沉西雲收山骨露雨過四山低畢竟如何良久云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久立下座

不錄上堂勅修清規住持章等閑字海云疎略意又尋常也人瞞傳燈第五忠國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瞞空手古德道達磨大師空手來空手去見虛堂法語又雪

謝詞

峯傳還鄉傳燈九二十同安十玄談中還鄉曲撒手歸  
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任運會元三馬祖云若  
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  
有何事朝朝會元叶大陽慧云朝朝日出東方夜夜  
月落西戶劫外錄莫求悟本無迷日出東方夜  
沉西三年續燈一淨慈肯堂充上堂語三年逢一閏  
雞向五更啼白虎通三年一閏五歲再閏△或  
問今窺上堂提唱其要蓋在空手還鄉所以一毫無  
佛法因按師行業記曰佛法至中國在漢永平中師  
自以為正法東傳故舉其年号以名寺又寬元帝聽  
師道譽錫紫方袍佛法禪師之號然則說也號也有  
無背馳不知何義曰所以一毫無佛法即是佛佛要  
機祖祖玄提也其證散在且提二三橘洲大光明藏  
先佛贊曰古今見忘佛法情盡是此如幻三昧先佛  
以是三昧如是悟入如是任持若執一券此佛之家  
法也於戲如幻如空如風如沫當知幻無自性幻無

永興傳燈錄

卷二

境界一切法亦證如是三昧日夜煥發鶴白鳥黠松  
直棘曲而人不解諸見熾然以山河大地自欺聖凡  
深淨自欺一欺於心幻業成就尚何如幻境界之有  
金剛經曰以實無有法得阿耨菩提是故然燈佛  
與我授記又德山因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  
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入又南泉示衆云文  
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趨出  
院本見諸佛又僧寶傳曹山曰世間麤重貪瞋癡雖  
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為無事淨潔此乃重祖師出世  
亦只為這箇鰲奴白猫修行却快也不是有禪有道  
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  
成辨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鰲奴白猫兀兀無知  
不知佛不知祖但飢來喫艸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  
愁不成佛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得此便宜始  
較些下

子

永興傳燈錄

卷二

五

永平齋齋齋

上堂舉南泉問黃檗甚處去檗云擇菜去泉云

將甚麼擇檗豎起刀子泉云只解作客不解作

主師云南泉黃檗故是作家相見若是興聖別

有商量當黃檗豎起刀子時代南泉向他道我

王庫內無如是刀參此話見會元黃檗傳擇菜莊子讓王顏回擇菜王庫湜

槃第八我庫藏中都無是刀△第二上堂與上空手如谷符節上德無為自然無主角鋒芒編者微意承躡

觀可

上堂示眾云奉告兄弟若於堂內廊下路邊樹

下相見處互相合掌低頭如法問訊永為恒規

合掌觀音義疏此方以拱手為恭外國以合掌為敬手本二邊今合為一表不散誕專至一心低頭大

悲經云佛告阿難汝觀如來在路行時一切樹林側

側向佛瓦礫臭穢馨香芬烈眾華布地如來足履而

過無情諸物尚皆傾側何況有情何以故我本菩薩

行時於一切人所無不謙下以是善業得成佛已有

情無情如來行時無不低頭禮拜珠林四問訊善

見論比丘至佛所問訊云少病少惱安樂行不覺

諮詢諸皇七者萃

只如佛祖相見豈無禮儀佛在世日或燒香散

香或雨花獻寶慰問四大諮詢度生燒香楞嚴經純燒沉水

通伽五十三一教

無令見火此佛燒香法也外集散香華嚴六十三彌伽下座於善財所散上妙碎末旃檀以為供養又

百緣經曰長者以栴檀香塗散佛塔上云云雨華法華  
辟天雨曼陀羅華等而散佛上及諸大衆獻寶法華  
妙音品諸菩薩衆以價直百千瓔珞持至佛所奉  
上言世尊起居輕利不四大調和不衆生易度不  
咨詢左傳襄公四年曰  
訪問善爲咨咨親爲詢  
永嘉到曹谿時振錫而

立皆是佛祖相見儀式切切遵守庶幾不昧祖

宗永嘉此緣見傳燈五〇一統志温州府永嘉郡仙  
釋云六祖下著見者三人南岳讓青原思永嘉覺

曹谿同韶州府仙釋中云盧能傳衣後歸曹溪今南  
萃寺卽其道場〇嘉到曹溪自教入禪諸師多然如一  
宿覺自合歸禪師與孤雲亦爾所據不無來由  
切切論語子路切切偲德匡切切懇到也記得

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佗鉢

裏裡又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

古今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擲下拂子

衆皆舉頭師云可惜許一柄拂子一言此則出雲  
門傳△初答百

千三昧無量妙義一言道盡底事豈由他悟須問取  
已故言老僧在佗鉢裏裡次答指其端的裂破可解  
擲下拂子二員有言於無言元師無言於無言窮源  
捨掉末路遺鞭此之謂乎第三提唱正示興聖恒  
規蓋窺如法二字一言畧周千佛定矩萬祖法樣德  
矯於今門庭嚴整不辱家法可謂元祖善護念善付  
屬矣

上堂云身心脫落聲色俱非箇中無悟何處著

迷座中誰是江南客聽取鷓鴣聲外詞

迷武移切叶支

韻座中書言十有礙難言曰座中亦有江南客○文苑英華一百三音樂部鄭谷席上贈歌者詩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說文鷓鴣出南越常南飛不北○事文要言地集八其樂維鼓笛其歌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卓氏藻林第六鷓鴣詞近代思歸△身心脫落維師悟由就熟路示聲色屬身迷悟屬心此一無碍直下如僊陀客須領言外意耳也

上堂忽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到

法堂已喫三十棒了也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

是為衆竭力喝一喝下座

佛法二字趙州云不得聞佛法兩字佛之一字

僊陀 涅槃經南才九  
○一名四寶 水器 塩身

汚心由類聚佛祖○普燈第二雲居舜上堂聞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衆竭力○又見會元十六樓賢遷傳

上堂諸人要識祖師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

二祖麼撥亂乾坤建太平隻履不知何處去宗

風千古播嘉聲

掀翻會元二正法灑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

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柱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撥亂春秋綱領曰撥亂世變之正莫近春秋○又後漢梁統傳曰權時撥亂註撥理也隻履詳正宗記五宗風虛堂寶林語錄達磨忘拈香 龕羹淡飯當殷勤四海香風從此起○正宗記曰佛法被震且四百八十四年至平達

磨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別而為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為之者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戶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頓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為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  
△古嘉聲嵩公贊歎有分親言親口益驗益尊

上堂釋迎老子道明星現時我與大地衆生同

時成道且道作麼生是所成底道若人會得釋

迎老子無處著慚愧為甚如此速道速道明星修行

本起經下菩提自知棄惡本無煩惱痴生死已除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

厚回 法華法師品

云云著愧會元四闡提照上堂 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四沒見識漢好龍蛇尾便下座△第七提綱照公誅於後來元師看破初成初後何優若人會得有報佛恩分在而已

上堂直道本來無一物誰知過界不曾藏下座

直道傳燈五洞山垂語 直言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裡合下得一轉語 同石霜傳 我道徧界不曾藏△第八提唱六祖道底頭頭響物物響言誰知者義含勉勵

開爐上堂與聖爐韞開張佛祖跳之不出有問

箇中意旨今朝十月初一開爐百丈清規月分須知二月初一僧堂內閉

爐或山寺高寒，母拘十月初一開爐。○事物考第十  
月一日為朔朝，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置酒作煖爐會。  
○當作鞞韻會吹火，鞞囊△第九上堂與聖開爐千  
佛萬祖都在裡許，是非法爾如然，又非神通妙用，其  
意何如？十月初一喚為仕連延。  
時，也不否計較不成正好薦取。

上堂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王  
乃問諸人盡轉經尊者為甚麼不轉尊者曰貧  
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  
百千萬億卷師舉了云更說道理看

東印請僧  
詳從容錄  
一東印度五印土之一見西域記  
二貧道僧史略云  
漢魏兩晉沙門對君王亦只稱貧道△第十提綱師

萬松從容錄一東印  
請祖

青山白石上堂雖出笑  
若猶青於藍但見  
誰知影略互顯今為  
頌出○法王跌坐占  
岩肩雲列視床水  
上瓶一滴包含華藏  
海微塵拈出幾函  
經青以蓮步膝趨  
疑白石生兒夜抱靈  
千古智仁樂斯樂  
笑看柳眼入春醒

正不許他說道理何故與麼所謂醋酸何必挂葫蘆  
○萬松評此則云因皇家展會尊者主席這老漢顯  
異惑眾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萬松到此不覺失  
笑笑箇什麼雲居羅漢披襟處鞞縣茶擔接甯時

上堂但見青山常運步誰知白石夜生兒下座

會元四芙蓉楷上堂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下座  
△如上提唱須闕正法眼藏山水卷而解故不贅茲

上堂舉昔日迦葉尊者踏泥時有沙彌問尊者

何得自為尊者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

此則見  
類聚撮  
掃踏泥四分行事鈔鉢器制聽篇房舍眾具附僧房  
上座私房上座每有破壞雜事先自手作迦葉數數  
踢泥泥僧

房云云 師云心如臘月扇身如寒谷雲若



見得我為便見得誰為一塗俱不涉鐵壁峭危

危 臘月扇傳燈七雲居云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撲出△律中僧列

二百五十戒其中九十單提其第十掘地戒第十一壞生種戒也薩婆多論不掘地壞生三益云云大迦葉既依止軌範靈山八萬聖眾尤當嚴淨尸羅不犯吉羅然此踏泥則掘地之攝律為犯隨其義何如請泰疑兒曰大士行業順逆是非無適不可非律所拘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故云心如臘月扇身似寒谷雲矣若以迹稱之行事鈔瞻病篇曰經營僧事與聖同儔故香婆王種捨羅漢身為僧知事出善迦葉蹋泥造五精舍見薩婆祇夜破薪供僧受用出雜寶身子入塔掃地緣經目連直曰癸燈出何闍世並是太羅漢豈有惡業但示僧為福聚佛所歎尚是第行何人加之又多論云舍利弗經營祇植精舍目連經營

善見律十三香婆  
此並名摩羅子是王  
名此王子出家故名  
香婆摩羅子七歲  
出家即成羅漢自  
言我所修已訖我當為眾信分布房舍及粥飲食

五百精舍彼論問曰諸弟子所作已辨何故方復樓樓有所經營答一為報恩故二為長養佛法故三為滅凡劣作小福業自貢高故四為將來弟子折伏憍豪心故五為發起將來眾生福業故詳資持記下

上堂興聖久不為眾說話佛殿僧堂溪聲樹影

摠為諸人說了也諸人聞得也未若道聞得說

筒什麼若道不聞辜負自已 說了會元三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該何

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

上堂有人道得一句法界量滅未免春夢說吉

凶更若道得一句破塵出經也是紅粉飾佳人

資治通鑑三十五  
霍浩曰陽為德陰為刑  
故日食為德月食為刑

直下照了非夢之真覺便見法界未為大微塵

不為小兩既不實一句何憑井底蝦蟆吞却月

天邊玉兔自眠雲

法界楞嚴第八性德圓成法界量滅名法界無量廻向破塵華嚴

五十破一微塵出大經卷蝦蟆類聚法身門自馬露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

○史記龜策傳日月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玉兔

中有兔與蟾蜍何兔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唐類函天部△上堂提唱三節一卜春夢

一飾紅粉一異類底兩既不實後為實踐蝦蟆玉兔無心境界吞月眠雲天賦自然乃是狸奴白牯却知

底有

上堂拈提要妙露柱皺眉

上要默契下即著語

出格玄談

烏龜向火

準上可知

平實無事褒貶古今

未免是非

豈能

自救焉敢救他

露柱會元二十萬壽論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而市燈籠跳過青

天露柱魂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

一喝烏龜會元六十佛自文祖僧問祇如大洋海底行

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

諸人離此作麼商量莫

是三年逢閏九月重陽麼莫是大盡三十日小

盡二十九麼如斯見解喚作驢前馬後漢

逢閏會元

五十僧問天睦滿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云合談何事師云九月自是重陽大盡漱石閑談云

月滿三十日為大盡少一月為小盡○會元九虎丘  
隆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卓拄杖  
日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驢前傳燈二陳尊宿傳  
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  
○事物紀原第十卷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  
故胡人罵中國曰漢起南人罵北人為胡為虜

興聖敢道直饒凭麼也是驢前馬後漢興聖自  
謂巡人

犯  
夜

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答云鶯啼處處同觀  
彼

久遠猶如今日  
問如何是本來人答云腦肢蓋

眼漢此則出類聚  
腦肢蓋眼新唐書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曰拂菻  
一曰海西國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者○

又虛堂普說有藥山眼腦精明之語此知腦肢蓋眼言且不明况法可解師乃云有問

有答屎尿狼藉無問無答雷霆霹靂押韻洪  
武正韻十

方大地平沉一切虛空迸裂外不放入內不放

出一槌痛下萬事了畢依前鼻孔大頭垂一對

眼睛烏律律裂叶力質切八句押韻外不放入宗門  
統要二十西禪需參妙喜喜口內不放出

外不放入正與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連打三棒需

直下太悟一槌會元五投子傳雪峯問一槌便就時

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  
漆桶△上堂提唱凡涉語默如屎如雷不如一槌痛  
下絕於離微內外依  
前認得眼橫鼻直

上堂如今雲水兄弟還有得底人麼時有僧出

禮拜師云有自有只是未在僧問得箇甚麼師

云不信道師乃云要識得底人麼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

雲水李白胡僧歌心將流水日清淨身與淨雲無是非心不負人會元四睦州傳曰心不

負入面無慚色○景公錄曰各人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心不負入面無慚色

上堂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路上兒

赤心此兩

句出會元六圓通秀之語路上兒栽松道者再來是為五祖忍○會元第四祖信大師傳師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異常祖問子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性

空故無默識其法器乞母令出家母以宿緣故無難

色以至付法傳衣同五祖傳曰弘忍大師者蘄州

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四祖曰法

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若再來吾尙遲汝迺去行

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

可往求之曰諾我卽行女首肯之回策而去女周氏

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曰傭紡里中夕止

衆館下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泝流而止

遂舉之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後遇信大師嗣

化△至人去來至道綿綿就中忍公最爲希有人孰

無父祖獨有母變老爲兒泝流履危其忍勤苦宏弘

我道片片赤心有誰知得知也笑也蛇知蛇足誰知

一二字激勵知恩者少含蓄可味

上堂進一步未免犯他國王水草退一步未免

踏著祖父田園不進不退還有出身之路也無

良久云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為誰

進一步南泉上堂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亦不免食他國土水牯云云從容錄五權掛傳燈九同安十玄談中轉位歸頌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為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法華信解品即脫瓔珞細軟上服更著麻弊垢藏之衣珍御禮記王制千里之內以為御注御謂衣食疏是進御所須故為衣食○釋籤之法華華嚴二處會主釋迦舍那衣嬰少殊內身不別△牧牛進退况法猶言出息隨眾緣入息居陰界今按提綱忘了佛一字水人石女無心境界可謂真牧牛底南泉自牯為山水牯及異類中行不用繩索自隨來耳

為僧海首座上堂海臨終有頌云二十七羊古

債未轉踏翻虛空投獄如箭

僧海少年類脫師命首眾分座畢命掌院不幸夙逝如箭會元二十雲峯悅初造大愚聞示眾曰大家相聚喫葶藶若喚作一葶藶入地獄如箭射便

下座師舉了云夜來僧海枯雲水競嗚呼徹底

汝方見還忌見刺無攔胸一拂猶未瞥一死而

今方再蘇

嗚呼僧寶傳林陽章師滅臨圓應長老曰雲愁霧慘大衆烏乎願賜一言○會元六十佛日章水聲轉嗚咽徹底永明心賦第二迥超萬行之先深徹法源之底見刺宗鏡一可以深挑見刺永截疑根未瞥會元六十居士與朝傳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再蘇傳燈十二永光真上堂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云云

起予 論語

△提綱意謂昨夜僧海溘然枯涸江湖雲水嗚咽慟哭達旦未止因茲舉示徹底徹見性海湛然本無起滅奚及過哀情誼雖然道義不尔故言還思無汝見解便道於我攔胸一拂衆猶未瞥地自非子再來誰消遣之乎師正以起予之歎普同供養舊解以汝為指海公句脉不貫雌黃可觀

上堂人人盡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下座

衝天傳燈九 同安十玄談中塵異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今此提唱蓋在人人二字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

上堂一句也水消瓦解一句也塞壑填溝且道

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向那箇下句中為人興聖

推心 史高祖本紀

這裡有諸佛未曾說祖師未曾舉底一句舉似

諸人良久云了 瓦解會元 六 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

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水消塞壑會元 四 天童宏智禪師僧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了普燈一無為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興聖寺上堂終

興國學士

遺命... 興國學士... 興國學士...

南山大學圖書館  
1091776

